

兩陽雜俎校箋

一

〔唐〕段成式撰 許逸民校箋

中華書局

唐段少卿西陽雜俎前集卷之一

〔唐〕段成式撰 許逸民校箋

中華書局

忠志

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

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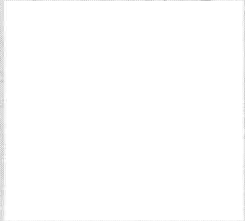
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柱矢好月四羽大箭長常箭一扶

射洞門

# 西陽雜俎校箋

嘗觀漁於西官見魚頭為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

是中網而止



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

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鶴 校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酉陽雜俎校箋/(唐)段成式撰;許逸民校箋. —北京:  
中華書局,2015.7

ISBN 978-7-101-10582-7

I.酉… II.①段…②許… III.志怪小說-小說集-  
中國-唐代 IV.I242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273387 號

責任編輯:孫文穎

酉陽雜俎校箋

(全四冊)

[唐]段成式撰

許逸民校箋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71¼印張·8 插頁·1750 千字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1500 冊 定價:260.00 元

---

ISBN 978-7-101-10582-7

# 酉陽雜俎校箋序

酉陽雜俎是一部奇書。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於小說家類，四庫全書列在小說家的瑣語之屬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篇唐之傳奇集及雜俎把「雜俎」作為小說的一個類型。其實它按類分篇，像是淮南子、博物志的體例，循隋書經籍志的成例列入雜家可能更適當一些。從其內容看，天文地理，道經釋典，怪力亂神，草木蟲魚，無所不包，又像是一種類書。段成式知識淵博，興趣廣泛，他收集了各方面的資料，編成一部百科辭典式的小類書，但以「怪」和「戲」為專題。他自序說：「固役而不恥者，抑志怪小說之書也。」因此我們還是名從主人，把它視為志怪小說中的一個特殊類型。

酉陽雜俎的篇名也很怪，如紀道術的稱壺史，抄釋典的稱貝編，述喪葬的稱尸笮，志怪異的稱諾臯記，都需要加以考證解釋。書中收集了不少國內外各民族的物產和民俗，引用的專名術語，更是五花八門，新奇古怪，難以索解。因此很需要有個注本。然而注釋談何容易，前人都說注書比著書難，如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注書難說：「注書至難，雖孔安國、馬融、鄭康成、王弼之解經，杜元凱之解左傳，顏師古之注漢書，亦不能無失。」陸游

在施司諫注東坡詩序中曾說「若東坡先生之詩，則援據閱博，指趣深遠」，因而一再說自己不能爲東坡詩作注，似乎對施宿父子注的蘇詩，也還不無遺憾（渭南文集卷十五）。所以有些很重要的書沒有人敢注，不願意做這種費力而不討好的事。西陽雜俎就是這樣的一部書。

西陽雜俎的版本並不多，大體上可分爲二十卷本和三十卷本兩種，而三十卷本又有三種常見的版本，差異不多。版本對校的工作，方南生先生的校本已經把重要的異文都校出來了。但底本就存在缺誤，有許多問題無法解決，或者說有些問題還沒有發現，不是對校法所能解決的。

許逸民兄多年從事古籍整理工作，勤於探索，善於積累，勇於創新，敢於迎難而上，繼校注徐陵集、金樓子之後，再接再厲，又向西陽雜俎這個堡壘進攻。經過多年的琢磨，雪纂風鈔，日積月累，終於取得了令人驚喜的成果。他繼承古人注史的傳統，廣徵博考，引錄典籍原文，不厭其詳，用校勘和箋證相結合的方法，對西陽雜俎這部奇書作了一次綜合的治理。

例如對人名的核實，卷一「玄宗禁中常稱阿瞞」條，記壽安公主「遂令蘇發尚之」，原作「遂令蘇澄尚之」，今據新唐書諸帝公主傳和唐語林卷四賢媛改正了，並以本書續集卷

四載有「醫官蘇澄」事作反證，說明原書致誤之由。這就是用校勘和考證相結合的箋注。順便可以提一下，由於這條記事的解讀，也解決了點校本新唐書諸帝公主傳的句讀問題。點校本新唐書這段文字原作：「代宗以廣平王入謁，帝字呼主曰：「蟲娘，汝後可與名王在靈州請封。」下嫁蘇發。」其實是誤讀了，「王在靈州，請封」六字顯然應在引號之外，觀本書自明。

又如卷十四「河伯」條，「一名馮脩」，「脩」原作「循」，今據史記正義和文選李善注改正了。卷十五廣動植序，「滕脩」原作「滕循」，滕脩，晉書有傳，在三國志中曾三見其名，北戶錄中亦載其事，今即據以改正。同條「蔡謨」原作「蔡謀」，亦據晉書本傳加以改正。

至於文字的缺誤，補正的地方很多，都是依據他校纔能發現的。例如卷二裏許多地方都用真誥和抱朴子作他校，改正了不少錯字。卷十四「太真科經說有鬼仙」條，「食不祥」原無「不」字，「伯奇」原作「伯琦」，現在都據續漢書禮儀志、新唐書禮儀志校箋改正了。

又如卷二「代宗即位日」條，有楚州尼真如進八寶的記載，是一篇流傳極廣的故事，但異文繁富複雜。其最早的記載可能是杜確的楚寶傳（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五典故類），可惜原文不存，校箋引用舊唐書、新唐書、冊府元龜、文獻通考、玉海及太平廣記引杜陽雜編等

書作旁證，在注釋中進行了他校和理校，補正了好幾處缺文，把原來讀不通的地方讀通了。這就是一般版本對校所不能解決的問題。

值得一提的是如卷十六廣動植總敘有一句「壺樓爲杜字項」，我們初讀時總認爲「杜字」就是杜鵑鳥或指傳說中的蜀王，止是「項」字還有些費解。但類說引作「杜預項」，海錄碎事引作「杜預頸」，就引起了整理者注意。校箋中查證了王隱晉書和房玄齡等晉書的杜預傳，才明白杜預確有病瘦的故事，據晉書杜預傳說：「吳人知預病瘦，憚其智計，以瓠繫狗頸示之。每大樹似瘦，輒斫使白，題曰『杜預頸』。」經過了這樣的他校和箋注，我們就恍然大悟了。

西陽雜俎有許多異文，除了傳鈔時期大概就有不同的版本，還可能是前人「活校」的結果。古籍校勘曾有人分爲「死校」和「活校」兩類，前人對活校的做法曾有一些不無偏激的話，如段玉裁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說：「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，壞於校者尤多。」王念孫在讀淮南子雜志書後中說：「推其致誤之由，則傳寫訛脫者半，馮意妄改者亦半也。」顧廣圻在書文苑英華辨證後中也說：「予性素好鉛槧，從事稍久，始悟書籍之誤，實由於校。」我們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教訓，在重印古籍時充分運用了四種校勘法，並力求找出兩重證據的旁證，進行綜合性的治理，再嚴格遵守改字出校記的原則，避免了「馮意妄改」的

弊病，最後再加以審慎的標點，所以一般不限於版本校勘而稱之爲「古籍整理」。西陽雜俎的校箋就體現了我們今天古籍整理的努力方向。

輯佚是校勘的延伸。本書從各種典籍裏搜羅佚文，不遺餘力，共得若干條，較前人已輯的又有新的收穫。校箋本把類說卷六所收的廬陵官下記合併入西陽雜俎，也是有根據的。因爲類說所引六條廬陵官下記，他書都曾引作西陽雜俎。涵芬樓本說郛卷三六所引西陽雜俎的佚文，祇有樺香一條未見於今本。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段太常語錄後，謂即廬陵官下記上篇，而涵本說郛所收西陽雜俎卻有語錄篇，也疑與段太常語錄相關。再看語資篇中所說曾有破風錄之作，似可說明段成式在著述時曾有多種初稿，可能早有幾種小書問世，最終先後結集爲西陽雜俎正集和續集流傳。現在彙爲一編，加以校箋，對研究成式的所有著作非常便利，我就從中得到了許多新的知識，並學習了綜合整理的方法。

當然，由於西陽雜俎是一部會集諸書的叢鈔，並非照錄某一種書的原文，更不注明出處，很難確定它的史源是那一本書。所以校箋也祇能是按理校的辦法，綜合利用各方面的文獻資料加以整理，作出自己的按斷，儘可能地恢復原貌，使讀者易於讀通。這也許可以說是在四種校勘法之外，加上考證箋注的古籍綜合整理法。陳垣先生說：「（理校法）



故最高妙者此法，最危險者亦此法。」本書許多地方運用了理校法，但舉出不少旁證，在校記中說明了依據，即使不是段成式的原文，也不難恢復底本的原貌。所以其危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

逸民兄把校箋稿讓我先睹為快，並虛心徵求意見，委託我寫一篇序言。我和他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同事、同志、同好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在欣喜之餘，也樂於把一些讀後感寫成札記，為讀者作一次嚮導。至於校箋的具體做法及操作過程，則請讀者先讀他的凡例和前言，必有更多的收益。

程毅中

二〇一三年二月

# 前言

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，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於子部小說家類瑣語之屬。何謂小說家類？何謂瑣語之屬？四庫總目類序如是說：「張衡西京賦曰：『小說九百，本自虞初。』漢書藝文志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，注稱『武帝時方士』，則小說興於武帝時矣。故伊尹說以下九家，班固多注『依託』也。然屈原天問，雜陳神怪，多莫知所出，意即小說家言。而漢志所載青史子五十七篇，賈誼新書保傅篇中先引之，則其來已久，特盛於虞初耳。迹其流別，凡有三派，其一敘述雜事，其一記錄異聞，其一綴輯瑣語也。唐宋而後，作者彌繁，中間誣謾失真、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，然寓勸戒、廣見聞、資考證者，亦錯出其中。班固稱：『小說家流，蓋出於稗官。』如淳注謂『王者欲知閭巷風俗，故立稗官使稱說之』。然則博採旁蒐，是亦古制，固不必以冗雜廢矣。」（卷一四〇小說家類序）至於酉陽雜俎一書，其提要則說：「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，荒渺無稽之物，而遺聞秘笈，亦往往錯出其中。故論者雖病其浮誇，而不能不相徵引，自唐以來，推為小說之翹楚，莫或廢也。」（同上書卷一四二）以四庫之「子部小說家」定義律之，酉陽雜俎入於此類，亦不失為得其要領。

及於現代，中國小說史研究的開山之作，當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。其書第一篇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討論，先撮錄四庫總目小說家類序，然後加以辨析：「右三派者，校以胡應麟之所分，實止兩類，前一即雜錄，後二即志怪，第析敘事有條貫者為異聞，鈔錄細碎者為瑣語而已」，「於是小說之志怪類中又雜入本非依託之史，而史部遂不容多含傳說之書。」又其書第十篇唐之傳奇及雜俎亦說：「（西陽雜俎）或錄秘書，或叙異事，仙佛人鬼以至動植，彌不畢載，以類相從，有如類書，雖源出於張華博物志，而在唐時，則猶之獨創之作矣。」因此，在唐人小說志怪、傳奇諸體之外，魯迅又為西陽雜俎獨闢「雜俎」一體。十數年前，程毅中先生有唐代小說史（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）問世，其中論及西陽雜俎則說：「我們今天以近代的小說觀來衡量，注重於文學性較强的作品，自然應該以志怪、傳奇為主，但對於小說化的雜史、雜傳之類，也不能不尊重中國小說史的傳統，給予適當的地位。因為有些雜史筆記與志人小說十分相近，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的一體。有些小說很難區分志怪還是傳奇，也許可以說是兼備二體。至於像西陽雜俎這樣的作

品，更是兼備了小說的各體，祇能稱之為『雜俎』。」（第一八頁）又說：「段成式寫的是志怪小說，但也有意於探索自然界的奧秘」，「西陽雜俎不僅記述了一些佛教故事，還保存了不少有關天象、礦藏和動物、植物的科技史料，而且還引述了一些兄弟民族和異域的傳

說」，「西陽雜俎內容很雜，其中祇有一部分可以算作小說。」（第二四七—二四九頁）程先生的研究結論與魯迅一脈相承，且有嶄新的拓展。

依據上述小說史研究的思路，特別是程毅中先生唐代小說史所提出的諸多新觀念，我以為時至今日，對西陽雜俎一書的撰著方式和學術屬性，皆應作出新的認識。就其學術屬性來說，即使依舊遵循四庫全書總目的類目區分，將西陽雜俎仍然留在子部小說家類，那也不宜再混同於述異記、清異錄、諧史、古今諺等單一綴輯瑣語，無關宏旨之作，而應該獨設一個兼備小說諸體的「雜俎」屬類。而若就西陽雜俎有關歷史、地理、動植、礦產以及中外交通史的主體成分來說，則改易其原屬門類，也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。具體來說，我以為西陽雜俎脫離小說家類，改入子部雜家類，方稱允當。按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序云：「雜之義廣，無所不包，班固所謂合儒、墨、兼名、法也。變而得宜，於例為善。今從其說，以立說者謂之雜學，辨證者謂之雜考，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，旁究物理、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，類輯舊文、塗兼衆軌者謂之雜纂，合刻諸書、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，凡六類。」如今考察西陽雜俎的主體部分，「旁究物理」的條目固然所在多有，而「類輯舊文」的條目亦復不少，不正近於雜家類「雜品」、「雜纂」之屬乎？現在中華書局擬將西陽雜俎一書重新定位，視之為史料筆記之屬，凸顯其廣見聞、資考證之價值，諒不為無說也。

西陽雜俎的作者段成式（八〇三？—八六三），字柯古，祖籍齊郡鄒平（今山東鄒平北，據元和姓纂卷九、金石錄卷二三唐段志玄碑），自稱東牟（今山東牟平）人（見本書續集卷五寺塔記序）。其六世祖（據岑仲勉說）名志玄（五九八—六四二），官至右衛大將軍，封褒國公，陪葬昭陵，名列凌煙閣，是唐朝的開國元勳。其父文昌（七七三—八三五），字墨卿，穆宗朝嘗爲宰相，文宗朝則以使相歷鎮淮南、荆南、西川，封鄒平郡公。志玄、文昌於兩唐書並有傳。由此可見，段氏在唐朝可謂名門望族，雖說自五世祖以下，稍見式微，但至其父輩已然重振，家道裕餘，頗富藏書，此種非同常人的出身背景，爲段成式的一生經歷與撰述奠定了非同凡響的基調。

在兩唐書中，段成式僅有不足百字的小傳，附見於段文昌傳後。所記仕履簡而又簡，且不言生卒年壽。今能據以確定其卒年者，唯唐尉遲樞南楚新聞有如下記載：「太常卿段成式，相國文昌子也。與舉子溫庭筠親善，咸通四年六月卒。」（太平廣記卷三五）「段成式」條引段成式卒於咸通四年（八六三）由是可得而定，惜無壽數，生年仍不可知。按宋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卷四四載段成式送僧詩二首，其一云：「形神不滅論初成，愛馬乘閒入帝京。四十三年虛過了，方知僧裏有唐生。」（又見全唐詩卷五八四）據考，此詩當作於會昌六年（八四六）武宗死後。上年武宗毀佛，而宣宗於六年三月即位後，反其道而行之，

敕令恢復寺院，故成式送僧入京，感慨「方知僧裏有唐生」。此處明顯借用史記蔡澤傳典故，不過「四十二年」似一語雙關，也可能是成式自歎流年之詞。若以此上溯四十二年，則爲唐德宗貞元十九年（八〇三），這或許就是成式之生年。本書續集卷七金剛經鳩異中說：「貞元十七年，先君自荆入蜀，應韋南康辟命。」則成式出生於今四川成都，也應無所疑義。

段成式的前半生，未見有登第釋褐之事，大抵隨父宦所遷徙，主要往來於京、蜀之間。乃父死後，始以蔭入官。其一生仕履約略如下：元和二年（八〇七），李吉甫拜相，文昌受其獎擢，入京爲官，成式亦隨之居京（今陝西西安）。（本書前集卷一七蟲篇：「元和中，成式假居在長興里。」）十五年，文昌拜相。長慶元年（八二一），文昌上表請退，詔授西川節度使，成式又隨之入蜀（今四川成都）。（新唐書本傳：「侍父於蜀，以畋獵自放。」）四年，敬宗即位，文昌入爲刑部尚書，轉兵部，成式第二次隨父進京。（本書前集卷一六羽篇：「寶曆中，國子四門助教 史迴語成式。」）太和元年（八二七），文昌出爲淮南節度使，成式亦離京赴潤州（今江蘇鎮江），從事李德裕浙西幕府，不久又轉至其父宦所揚州（今屬江蘇）。（本書續集卷四貶誤：「予太和初，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。」又續集卷七金剛經鳩異：「太和二年，於揚州僧樓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。」）四年，文昌移鎮荆南（治所在今

湖北荊州），成式亦隨父往。（本書前集卷六藝絕：「成式嘗於荊州藏鉤。」又續集卷七金剛經鳩異：「（太和）六年，於荊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遍。」）六年，文昌復爲劍南西川節度，成式再次入蜀。九年，文昌卒，成式回歸長安私第。（本書前集卷一九草篇：「開成元年（八三六）春，成式修行里私第書齋前，有枯紫荊數枝蠹折，因伐之。」又續集卷七金剛經鳩異：「開成元年，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。」）

開成二年（八三七），段成式以父蔭入官，爲秘書省校書郎。（本書續集卷四貶誤：「開成初，予職在集賢，頗獲所未見書。」又金石粹編卷一〇八段成式撰寂照和尚碑自署「宣德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上柱國段成式纂」。又舊唐書本傳：「以蔭入官，爲秘書省校書郎。」會昌六年（八四六），職於京洛。（續集卷五寺塔記上：「武宗癸亥三年夏，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秘丘，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，」後三年，予職於京洛。」）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，以尚書郎出爲吉州刺史。（本書續集卷五寺塔記上：「及刺安成，至大中七年歸京，在外六甲子。」又新唐書本傳：「擢累尚書郎，爲吉州刺史。」）九年，爲處州刺史。（全唐文卷七八七段成式好道廟記：「縉雲郡之東南十五里，抵古祠曰好道，」予大中九年到郡。」又新唐書地理志五：「（處州縉雲郡麗水）東十里有惡溪，多水怪，宣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，水怪潛去，民謂之好溪。」）十三年，寓居襄陽（今屬湖北），與李商

隱、溫庭筠等遊。（全唐文卷七八七段成式塑像記：「（大中）十三年秋，予閒居漢上。」又舊唐書本傳：「解印，寓居襄陽。」又新唐書本傳：「商隱儷偶長短，而繁縟過之。時溫庭筠、段成式俱用是相誇，號『三十六體』。」）咸通元年（八六〇），爲江州刺史。（全唐詩卷五八四段成式寄溫飛卿牋紙詩自注：「予在九江，造雲藍紙。」又舊唐書本傳：「咸通初，出爲江州刺史。」）四年，卒，年約六十，官終太常少卿。（太平廣記卷三五二引南楚新聞：「太常卿段成式，相國文昌子也。與舉子溫庭筠親善，咸通四年六月卒。」又新唐書本傳：「終太常少卿。」）

從上述段成式的履歷梗概中，可知其足跡曾及於今四川、陝西、河南、江蘇、浙江、湖北等地，說他是一個見多識廣、閱歷豐富的人，恐非虛譽。不過此人究竟性情如何，才學如何，上述履歷尚無法呈現，還需要具體事證給予狀貌。好在唐、宋人筆記中不乏其軼事，茲摭舉數端，以顯其人之風采。

一、少好馳獵，放達好奇。

太平廣記卷一九七「段成式」條引玉堂閒話云：



成式多禽荒，其父文昌嘗患之。復以年長，不加面斥其過，而請從事言之。幕客遂同詣學院，具述丞相之旨，亦唯唯遜謝而已。翌日，復獵於郊原，鷹犬倍多。既而諸從事各送兔一雙，其書中徵引典故，無一事重疊者。從事輩愕然，多其曉其故實。於是齊詣文昌，各以書示之，文昌方知其子藝文該贍。山簡云：「吾年四十，不爲家所知。」頗亦類此。

又清異錄卷下云：

段成式馳獵飢甚，叩村家主人。老姥出彘臠，五味不具。成式食之，有踰五鼎，曰：「老姥初不加意，而殊美如此！」常令庖人具此品，因呼「無心炙」。

由此二事，足以見出段成式生性放達，求知欲旺盛，讀書博覽之外，對生活中諸般事物亦充滿好奇。「徵引典故，無一事重疊」，非博學者不能，仿老姥彘臠而推出美味「無心炙」，亦非一介書生之所爲。其人其行，正所謂「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」也。